“长沙晚报之夜”2023谭盾&长沙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奏响国风韵律

# 谭盾执棒 五种乐器演绎“五虎上将”

长沙交响乐团终身荣誉艺术总监和指挥谭盾。长沙交响乐团供图

**长沙晚报12月21日讯（全媒体记者 尹玮）**2018年12月，省市共建长沙交响乐团在长沙音乐厅正式揭牌，此后乐团步入发展快车道，从设施设备到人员构成，从演出水准到社会影响，都有了新的提升。2021年4月，长沙籍的国际著名指挥家、作曲家谭盾正式受聘为长沙交响乐团终身荣誉艺术总监和指挥，成为乐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本月28日，谭盾将携手长沙交响乐团共同奏响“长沙晚报之夜”2023谭盾&长沙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为乐迷们带来《敦煌五乐神》等充满国风韵律的作品。

长沙交响乐团团长王智介绍说：“长沙交响乐团与谭盾先生的合作，保证了乐团良好发展态势，更进一步巩固了省市共建的成果，是长沙交响乐团的荣光，也是载入湖南音乐界和长沙交响乐团史册的重要时刻。”此次“长沙晚报之夜”2023谭盾&长沙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正是这样一个名家携名团奏名曲的高水平舞台。

作为音乐会重头曲目的《敦煌五乐神》大有来头。谭盾曾多次赴敦煌采风，发掘失去的音乐、乐器和音色。之后，他选取了五种几乎遗失在历史中的中国传统古乐器，结合《三国演义》“五虎上将”的历史人物原型，创作了《敦煌五乐神》。作品充分展现了“五虎上将”的精神气质和传奇故事——以奚琴的沧桑表现赵云的“仁”；以尺八的空灵表现关羽的“义”；以筚篥的高亢表现张飞的“勇”；以笙的柔和表现黄忠的“忠”；以琵琶的节奏感表现马超的“威”。在穿插的动漫影像与《王者荣耀》的动态节奏和旋律中，璀璨英雄的脉搏与心跳被唤醒，濒临失传的敦煌乐器得以重现。谭盾让五种乐器从敦煌壁画中“复活”成为“五乐神”，让听众得以感受到敦煌古乐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及深厚底蕴。

谭盾说：“《敦煌五乐神》是将五件消失的敦煌乐器用以表现五位淡忘的历史英雄，将《三国演义》的五位历史人物与时下最受欢迎的游戏连接起来，将年轻群体和中国艺术史串联起来，非常有意思。因此，这两部作品都不只是探索过去，同时也在探索过去与未来的对话。”

此次音乐会，谭盾将携手长沙交响乐团及筚篥演奏家刘雯雯、奚琴演奏家祝云琦、尺八演奏家杨博文、琵琶演奏家韩妍、唐笙演奏家张梦，共同带来这部充满国风韵律的传奇作品。

音乐会上还将演奏约翰·威廉姆斯的《英雄召唤》、谭盾的《卧虎藏龙》、鲍罗丁的《鞑靼舞曲》等名曲。

名家携名团奏名曲，“长沙晚报之夜”2023谭盾&长沙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将陪伴观众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在艺术熏陶中辞旧迎新。目前音乐会已开票，订票电话0731-82892500、82892501。




王亚彬领衔，舞剧《海上夫人》长沙上演

# 以肢体展现复杂深邃内心

**长沙晚报12月21日讯（全媒体记者 胡兆红 通讯员 杨晓丽）**海水、小镇、丈夫、女儿、画中女人和陌生人……平静生活潜藏着汹涌暗潮，海浪冲刷着心灵的困惑、挣扎与觉醒。20日晚，由舞蹈家王亚彬领衔演绎的舞剧《海上夫人》在湖南大剧院上演。全剧不着一字，以肢体展现主人公艾梨达复杂而深邃的内心。

舞剧《海上夫人》，根据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同名戏剧改编，王亚彬导演并领衔主演，邀请前挪威希尔登剧院艺术总监波吉特·阿玛利亚·尼尔森担任戏剧顾问，挪威知名钢琴家兼作曲家凯特尔·毕卓斯坦及青年作曲家张笑晨担任作曲，以肢体语言展现人类个体孤独、丰富而挣扎的内心世界。2022年11月11—12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成功完成世界首演，看过首演的观众说它是“年度最佳”。

王亚彬，作为中国顶级舞者之一，几乎囊括了中国国家级舞蹈赛事的金奖，代表作《扇舞丹青》《青衣》等深入人心。先后成立亚彬舞影工作室，创建《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品牌，推出了《生长》《青衣》《一梦·如是》《世界》等一系列高端演出。她成为首位被英国国家芭蕾舞团邀请的中国编舞，被美国舞蹈节85周年纪念演出委约创作邀请。她和她的团队，致力于“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元素呈现世界故事”，以纯粹的舞者之心，致敬艺术，拥抱观众。

本次演出系“雅韵三湘·舞台经典”之一。“雅韵三湘·舞台经典”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本场演出也是首届袁家岭戏剧节的展演剧目。

2022年，湖南大剧院的一系列演出和公益性艺术活动，得到了观众的支持和认可，接下来还将上演更多优秀剧目演出和艺术活动，传递美好、润泽心灵。

赏长沙 长沙文旅生活指南

12月20日，阿根廷队球员乘坐大巴巡游，球迷夹道欢迎。当日，获得2022卡塔尔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在全城各处庆祝。 新华社/美洲通讯社



## 酒后的西湖调

邓建华

我的父亲，在酒香中悟透：生活，需要某种腔调。

杜鹃啼血，布谷催春；蛙虫鸣奏，鸡犬相闻；秋风落叶，瓜熟蒂落；火铳驱邪，唢呐迎春……乡村物事，无不以某种腔调生，某种腔调死，某种腔调舒缓，某种腔调折腾。

某种约定俗成的腔调，某种阴差阳错的腔调，某种深入骨髓的腔调，一不小心，就成为万事万物的风骨，穿透其一生。

我的父亲，全部腔调，便是一段酒后的西湖调。

父亲从小学过戏。

南方花鼓，西北秦腔，东北二人转，都有一种密不透风的底色。西湖调，是花鼓里的一抹亮光。唱戏的疯子，看戏的癫子，西湖调，是疯子和癫子的兴奋剂。

学过花鼓的父亲，不沉醉这种底色，而想从在半醉半醒的悠意歌哭里，蓄积一种底气。

龟裂的田畴，他唱，是因为烈日想让他缄口。

歉收的菜园，他唱，是因为倒春寒想将他摁翻。

他在接漏的锅碗瓢盆演奏声里唱，是因为他要为慌乱的日子把舵。

他在派往三线的绿皮车厢唱，是因为他有了信仰的力量。

筹不到救急的钱，他唱，他必须剔出骨缝中残存的坚强。

儿子落第而归，他唱，他的束手无策无处躲藏。

他的西湖调，喝够了，喝足了，喝醉了生活的酸辣汤。

贵州伯父，看他好酒，寄他一瓶茅台酒，嘱咐他慢慢品尝。

在双抢苦熬的月夜，父亲大呼小叫，唤来一帮脚没干泥的左邻右舍，大杯小盏，围坐分享。

在一支蟒蛇皮大筒的掩护下，父亲的西湖调，搜罗尽村庄的落寞和清凉。

发痨的农事，满血复活，再次嘹亮。

父亲的西湖调，戛然而止，是在长沙河西，一个叫咸嘉湖的地方。

那天，他被一口汤噎住。

那天，他没有叫停我的繁忙。

那天，他坚决讨要诊断结果。

那天，他盘坐在医院的草地里像泥塑关云长。戏间人物，在他心中倾斜的草台，粉墨登场。要走了，蔡鸣凤，梁山伯，张广达，蔡坤山，陈世美，薛平贵……后半场，中晚期，戏，就要散场。

那天，他若无其事回到工棚，那个喝空的茅台酒瓶装着其他的散酒。有谁知道，他一直在盼望他的兄弟再给他寄一瓶茅台？

西湖调，让工地的扬尘飘零。

茅台酒，成为他的一生的向往。

我的父亲，在酒香里，作最后一场演出，展示他一生最精彩的戏腔。

那一刻，我只能够选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老老实实地像一个喝空的酒瓶一样坐稳，做一回世界上最好的听众。然后，望着那只茅台酒瓶，打量他最后的渴望，顺着西湖调，抵达他满是硬壳的忧伤。但他，就那样唱，唱出了铜的味道，唱出了麻石的味道，唱出了主角的味道。

## 新书与旧梦

傅舒斌

邦卫兄的新书即将付梓，他嘱我写个序。他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和评论家，在“传媒与新世纪文学”这一课题上的研究浸淫既久，造诣也深，已有不少相关的书稿问世，在我书柜里便摆着他的《媒介诗学》《朱湘论稿》，以及他参与主编的《文学批评实践教程》《文学理论导引》等著作，煌煌阵列，风雷激荡，沉甸甸颇有份量。他最近这本《却寻残梦：纸媒时代的文化记忆》，乃是十多年前在媒体工作时的作品选集，体裁有新闻、文学、评论和序跋等。用他的话说，这本书是为了敬岁月敬天地，给当年做一总结，让那些远去的足迹、汗水，以及爱与梦想定格，留下雪泥鸿爪以作怀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缘际会，我和邦卫兄在湘潭的一所大学读中文系。崭新的大学孤立于城市的北郊，一眼望不到边的红壤之上没见到几棵树，但在不同的所在却耸起一幢幢新房，那是学校的宿舍、食堂、教学楼、阶梯教室和阅览室等。路是泥路，一下雨就是黄汤，泥泞一片。进城很不易，一小时一趟的公交车还经常晚点。条件够艰苦的了，但我们不以为苦，再怎么都觉得比自己乡下贫瘠枯燥的老家要好上许多，因此内心当中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去好好地读书和写作。那个时候万物复苏，风华正茂，一切皆有可能。作为中文系学生，我们时而沉醉于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与庄周李太白苏东坡张岱等神会，在天地间作逍遥游；时而又潜心涉猎西方的哲学和文学，读笛卡儿、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以及卢梭、茨威格、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当然，我们也热爱写朦胧诗，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地跟一众诗人学习，一时梦呓，一时癫狂。邦卫兄在除了作诗外还喜欢写文学评论，嘴上常叼着黑格尔说的那句话：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这期间他开始频繁发表习作，有次在《港台文学选刊》举办的全国征文大赛上还得了个一等奖。

邦卫兄大学毕业后归去来兮，回到他的老家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教书。大概是1992年秋的一天，他去岳阳参加全省的一个什么教学比武活动，路过长沙来我这里投宿了一晚。我其时在一家教育机关工作，一个人住中山路旁的一家招待所。一见面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已不怎么读书和写作了，真是很痛苦的；每天教学任务很重，而业余时间又都要扑到考研上；他说他是一定要飞出来，这辈子一定要与文字为伍。我后来陪他打了一通宵麻将，算是招待他了。第二天早上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出门，在又一村买了好几个硕大的馒头包子，狼吞虎咽后将他送去了车站。

两年之后，我离开教育机关到一家报社做文艺副刊编辑。又两年后，邦卫兄考上了研，去春城昆明深造。毕业后他分到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执教，这下我们就经常可以见面和聚会了。那时他骑一台半旧不新响声很古怪的摩托车，从黄土岭开到晚报要半个多小时，但如果碰到下雨，他会打湿一身，不小心还要摔跤，他的高度近视眼镜总因此或破裂或变形，这让他几乎就成了个盲人。但他不在乎这些的，为了与朋友见面，为了酒和美食，为了手谈，为了风月等都是值得的，其他自然就大可忽略不计了。不久后他去湖南一家科技类报纸应聘做兼职采编，1999年，我所工作的报纸招人，邦卫兄又轻轻松松地考上了。

投身报纸后，邦卫兄一直都在用心用情用力前行，尽管是兼职，但他的良知、博学、敬业、勤奋、素养等使他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媒体人。他还应邀为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深圳法制报等媒体撰文和开专栏。《却寻残梦：纸媒时代的文化记忆》一书中的绝大部分篇什即由此而来，一字一句中透出时代烙印、情思寄托和青春遗梦。在通篇看过这本书后，它会让人强烈感觉到一种新闻从业者难得的人文情怀，一种对文字的敬畏与膜拜。当一切远去，过往皆成幻影，不禁让人追忆、伤逝和凭吊。博尔赫斯曾说，一朵玫瑰正马不停蹄地成为另一朵玫瑰，你是云，是海，是忘却，你也是你曾失去的每一个自己。如此看来，邦卫兄不就是那朵玫瑰么？而当他开始回忆，他多半就已陷入衰老，但他的回忆一定是自己最珍视的年华和情感，一定是他从前的自己。这是注定的，不可更移也无需改变的。我想当下的邦卫兄，他的心境大抵应是如此的吧。

时移世易，传媒早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学在新的传媒语境下该如何创造，如何赢得读者？邦卫兄为之穷一己之力，费时20余载，孜孜不倦而取得了可贵的成果。他的研究和实践十分不易，具有难能可贵的镜鉴意义。“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半山老人的诗句高竣寥远，让人同感共情，悲欣交集。人人都会走一条向死而生之路，也时时会大梦不觉，梦里不知身是客，但最后还是会归于大荒。因此我们无论是羁旅旧梦还是残山剩水，都当乐观以对，自然而然的，无声无息的，成为岁月中自由飞扬的尘埃。

## 生命乡愁

严柏洪

在我看来，乡愁是一本纪实的散文集，原汁原味地记叙了故乡的人情风物、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乡愁是一幅写实的国画长卷，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总能随时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

乡愁是一部全景式的记录电影，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都可以对我儿时的记忆进行回放、追溯、还原。

乡愁，是稻田里水鸟嘹亮清越的一声声鸣叫，是树林中布谷鸟不厌其烦的殷殷催耕；是夜晚蟋蟀、纺织娘发出的阵阵低吟浅唱，是清晨大公鸡昂首打鸣时的骄傲，是柳树上知了声嘶力竭的鼓噪。

乡愁，是起伏涌动的稻浪，是悠悠弥漫的稻花香；是屋顶上升起的袅袅炊烟，是灶膛里熊熊燃烧通红的火苗；是我家大水牛耕田晚归时声声低沉的长哞，穿透薄雾般的暮霭，在故乡上空回荡。

乡愁，是夏夜里满天的繁星、点点的萤火、阵阵的蛙鼓，以及池塘里水花飞溅欢快的狗刨；是冬天里茫茫的白雪、长长的冰锥、呼啸的北风，还有手上、耳朵上又肿又痒的冻疮。

乡愁，是炎天酷热里“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停劳作的“双抢”；更是杀年猪、贴春联、穿新衣、打雪仗、放炮竹，对过新年的无限期盼与欢畅。

乡愁，是父亲酿造的谷酒，甘烈芬芳，越陈越醇，在夜里飘散着阵阵醉人的浓香。偶尔回到老家，与老父亲对饮三杯，更是无法言说的幸福快意时光。

乡愁，是母亲煎煮的芝麻豆子姜盐茶，滚烫的茶汤蕴含着芝麻、黄豆的清香，在唇齿间荡漾；是母亲气极了用竹条子抽打在屁股上我疼痛的嚎叫，而今，都成了最奢侈的怀想。

乡愁，是故乡三月那连绵的春雨，点点滴滴，淅淅沥沥，平平仄仄，满了池塘，绿了禾苗，泥泞了一条条长满青草的乡间小路。

我的心灵故乡，那是永远的生命乡愁。

## 冬日二题

### 听竹

悠悠竹海，远离尘世。海一样的竹林风过涛起。笔直，粗大，壮观。正应了“山无竹不秀，山无竹不挺”这句话。浏阳金坑连云山翠竹掩映，清香四溢，空气清新，秋日的阳光从竹林的缝隙间洒落下来，远处传来清脆悦耳的鸟鸣，一种远离喧嚣都市，返璞归真融入自然的快感油然而生。

溯溪而上，直抵山顶。大小瀑布无数，水声澎湃，摄人心魄。黄昏沿着一条竹林小径下山，朋友忽然提出敲竹听声，我们击掌叫好。一根一根的竹，一根根地敲。必须用力，保持匀速；侧耳聆听，竟听出了竹子的沉闷和清脆、竹子的年轻和沧桑。

一根竹子被敲出从未有过的寓意。在这大山深处还是第一次。敲过竹子才发现了生活的细节和哲理。空竹不空，人生苦短，感悟生命的珍贵与美好，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我却敲出了天籁之音。余音绕梁，久久不散。这是大山欢乐的颂歌，这是心灵净化的洗礼，这是回归大自然的美妙馈赠。

晚风吹来，竹林沙沙作响，明月当空，竹影婆娑。我们穿行在竹海中，身体里已涛声如雷。敲，再敲，一而再再而三，似有万马奔腾，鼓点铿锵，又犹如已然吹响的集结号。我们在路上，我们一直没放弃。“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告诉自己，花谢了还会再开，明天还会如期而至。

澡雪

### 一瞥

一瞥，往往于无意之间。

黄昏时分，我忽然发现一棵高大的樟树的树梢在摇摆。我正徘徊在人生犹豫不决的路口。

湖边有一群戴着口罩的大妈在跳着民族舞，几个孩子穿行其间，嬉笑打闹，无拘无束，音乐声阵阵响起，和谐而温馨的一幕。每天生活都在继续，快乐的时光依旧还是那么熟悉。

这时我又发现，樟树的树梢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剧烈，并朝着一个方向，执著而坚定。

我相信，我是唯一注意到的人。初冬这天的意外发现，是我一个小小的惊喜，且如此之温暖，像慈祥的老人朝我微笑。我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也开始翩翩起舞。朋友这时微信小窗告诉我，岳麓山爱晚亭的枫叶已然红了，游人如织。

## 眼前这少年

左琦

夜晚的风徐徐，月亮带着星星飞行。

儿子下课，我下班。儿子骑着两轮单车拼命蹬踩，我开着四轮小车悠悠溜行。

我们在夜色里并排前进。我摇下窗户，凌风少年飞扬的短发，被风撑起的帐篷一样鼓胀的校服，路灯照射下旋转车轮上亮眼的光斑，蒙太奇般进入我的视线。

夜就这样一直阒寂好了。月亮不要睡，霓虹不要憔悴。

与面临升学的儿子相伴的时间，似乎也只蕴含在这条短暂的回家之路上了。

初三开设化学课，儿子突然来了兴致。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做实验，就跟家里做饭差不多，加热、搅拌、出料、检测……

用他的话说，化学是充满创造之美的学科，仿佛化学创造了人类身边的一切。化学多好，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这真是喜从天降的好消息。也许化学正是打开儿子这个理科杠精屏蔽门的最好通道。

果不其然，儿子在一次化学测试上得了个极好看的分数。他对着我胸脯拍得啪啪响，如山的眉毛一抬一抬，“要相信你儿子，终究还是行的！”

“那你的数学还在亮红灯呀！”我有些焦虑过剩。

“数学我承认一直在摆烂，我打算巩固基础，争取及格！”

虽然这些话可信度存疑，但我总觉得儿子肉眼可见的改变已经开始了。

“爸爸妈妈，今年的校运会你们还是没时间参加吧？”儿子表情淡定，明显不相信有奇迹。

“我参加！”丈夫不想错过。

“我参加！”我也不想错过。

儿子喜形于色，如山的眉毛一抬一抬，“这么多年亲子运动会你们从没参加，我都习惯了。今年我报了1500米长跑哦！”儿子把胸脯拍得啪啪响。

站有14人的起跑线上，预备抢夺赛道的人正摩拳擦掌。发令枪的响声点燃了他们腾飞的引擎，少年们的腿腱子结实而有力地收缩扩张着。脚掌击打地面的声音，像一波波余震，让那条长有小耳朵的塑胶跑道一次次晕眩，一次次颤抖。他们风一样急驰而过，黑发与白鞋，让光有了照耀的方向。

儿子夹在一群藏青色的骏马之中。他昂起的头昭示着坚毅和力量。这样的成色出现在他仍显稚气的圆面庞上，看似悖反却又互阐。没想到，朝夕相伴的儿子竟有这般模样。

最后两百米，儿子奔跑的步履开始沉重，后面的少年已有赶超之势。儿子苍白着一张脸，却没有停止奔跑的脚步。

第八名！这是他的校运会参赛经历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他急促地大口喘气，被搀扶着绕场走动到呼吸恢复正常后，又变回那个得意忘形的他，对着我胸脯拍得啪啪响。

暑假，丈夫要手术，我要出差。陪护的任务只能落在14岁的儿子身上了。

在异地的那几天，我收到儿子发来的图片，内容有他在医院的陪护餐，给丈夫带的面条或米粉，或者从家出发去医院的那轮朝阳。他担心丈夫吃不惯医院食堂的饭菜，先去医院外的米粉店试口味，觉得味道还行，就打包回病房。手术当晚，儿子租了一张15元的陪护床，挨着丈夫的病床铺展开自己的小天地，在嘈杂拥挤的病房里似睡非睡，时不时看看身边的父亲……

等我返家，儿子对着我胸脯拍得啪啪响，如山的眉毛一抬一抬，“妈妈你看，老爹是不是好好的？要相信你儿子！”

晚风，吹得夜空深邃。粒粒星星挤眼，宽敞的马路灯光斑斓。这个骑单车的少年，绕着车道分界线快如闪电。汗水，正浸染他无邪的脸。这个小小男子汉，热爱学习但也马虎贪玩。他是我开心的源头，也是我生活的奔头。我索性停下车，看着他无所畏惧、虔诚努力的背影……

妈妈相信你，你终究是行的！